

驱山走海置眼前 物有常形最耐看 ——浅析影像技术对人类记忆的影响

陈 婷

(长沙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14)

[摘 要] 现代影像技术将人类辅助记忆的工具提升到了构架与还原的高度。文章分析了影像技术与人类记忆形式的关系,指出记忆本质并未因此改变,只有实践才能使人类记忆真正具备个体性的特征。

[关键词] 影像技术; 记忆; 场景再现; 个体性

[中图分类号] B0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0)02-0028-03

关于记忆,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用吟咏、文字与水墨的点染作为辅助工具,给其赋予了太多“写意”的气质。不论是诗人在古迹前的咏怀与凭吊,还是亲友多年失散后重逢中“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的惊喜,乃至死生契阔约定成空,情人“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入梦来”的饮泣,都是由想象作为其基石,情景再现与还原盖难奢求。

影像技术的出现,将人类辅助记忆的工具提升到了构架与还原的高度。所谓构架,指影像技术是解读主体对事物、场景等的理解力的一种技术科学,故影像技术的产物,是意义的承载体,其本身的体现方式是“不同于文化维度相关的科学的技术体现”^[1]。所谓还原,是指通过影像技术,对“无语”事物(如痕迹、遗迹、线索等)进行分析,做出符合探索者理解力的解读(用唐·伊德教授的话进行解释,就是“让事物‘说话’”^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构架。

“记忆”的精确定义在《辞海》中是这样的:“对经验的事物能够记住,并且在以后再现(或回忆),或在它重新呈现时能够再认识的过程”。按照现代信息论和控制论的观点,我们也可以将记忆理解为:对信息的选择、编码、储存和提取的过程。日趋成熟的现代影像技术,有着与“记忆”非常相似的本质特征:个体性的理解(也就是选择),信息的存取(也就是信息的编码、储存和提取)。所以,可以将其视为人类记忆的外延:影像技术之于人类的记忆,如同刀斧之于人类的双手。那么,悄然融合了影像技术这一技术实践的人类记忆,是怎样通过其雕塑自己的特质,并对人之为人本身发生影响与作用的呢?

一 历史背景回顾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影像技术的发展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最开始人类对环境以及简单图画出自动

物本能的简单记忆,到语言、文字、乃至图像、影视资料的技术性记忆,人类记忆的客体与载体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现在记忆的是什么?我们的记忆是否已经成为影像资料的索引?现代文化中的“记忆”与传统人与动物共同拥有的本能“记忆”还有多少共性,又有多少差异?

追溯记忆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记忆并不只是人类所特有,简单的记忆在动物界中也普遍存在。在非洲肯尼亚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非洲大象能辨认其他100多头大象发出的叫声,哪怕是在分开几年之后。由于候鸟年年定时地沿固定的线路迁徙,于是有了古人构建的“鸿雁传书”的美丽意象;当然,真正对人类来说功不可没的信使,也是包括鸟类的——经过训练能认识路途的信鸽。能识途的动物不仅有信鸽,在《韩非子》中可以找到“老马识途”的典故,管仲所说的“老马之智可用也”中的“智”指的便是马对旧路的记忆。

(一) 记忆发展的跨越之一——“音”与语言的诞生

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本质在于,工具的使用拉开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序幕;技术作为人的自我构造方式而存在。当然,如今在技术哲学中所提及的技术,已不再是简单地指原始人使用木棍、石器等方式了,而是包括所有促进智人向人进化的行为方式。语言是一种针对头脑的“身体技术”。芒福德指出“对于人的进一步发展来说,语言的出现无疑要比用石头磨制手斧更为重要”^{[2] 499},这是因为“语言作为一种集体的产物”^{[2] 500},将许多单独个体的记忆空间进行串联,大大开辟了人类整体的记忆空间,对信息的传递和种群记忆的传递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语言出现后,一方面,使人类的记忆全然异于了其他动物那种近乎条件反射式的简单记忆,而是具备条理性与可操作性,驯养、播种与游牧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使得声音具备了信息含量,成为一种有意义的载体。

[收稿日期] 2010-02-28

[作者简介] 陈婷(1984-),女,湖南衡阳人,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当然,如今成熟的影像技术中所记录的“有意义”的声音,已经不再特指语义学与逻辑学的意义了,其丰富性有了很大程度的拓展。

(二)记忆发展的跨越之二——“影”的两支

《周易》中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语句,作为文字书写前奏的“结绳记事”、“契刻记事”已经表明了语言在传播与保存方面有着诸多的先天不足与不便。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逐渐进步与社会构成的日益复杂,促使人们对一种新的、可以辅助人类记忆的行为方式的需求愈来愈迫切,于是,书写应运而生。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文字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原始人在长期生产与实践逐渐形成的。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记忆品质又一次阶段性跨越的历史标志。另外,从扩展人类记忆空间的角度而言,文字的出现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字符号成为了人类记忆储存的另一重要外延。“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铭记与传承成为可能;记忆的丰富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哲学思辩与系统了的理论开始出现,轴心时代的古老文明有了文字的托举。于是可以断言,利用文字进行的意境描摹、归纳演绎等思维旅行,是一种对抽象的“影”的把握,一种关于“影”的意义的阐述。

另一支具象的“影”,毫无疑问是指绘画与雕塑了。这支的脉络,有着与象形文字同样、甚至可以说更为悠远的历史:端始于对古老的无法追寻确切年代的史前图腾与壁画的认知;可以说,人类能探寻到关于人类种群最古老的记忆,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功于最初的绘画——因此,今天的我们回顾史前的生产与生活,是具体而生动的。

二 现代影像技术的发展对传统记忆形式的影响

影像技术产生出动态的作品,应归功于胶片的发明。感光材料将事物的影像记录在底板上,我们看到并通过这样的相片,回忆相比画像而言更具客观性与细节性。随之诞生的无声电影(即默片),拉开了人类用光影记录事件的序幕——里程碑似的序幕,使人类对事件的记忆可以得到二维平面上具有动态感的还原。之后,有声电影的出现,使许多“身临其境”的梦想成为可能。时至今日,伴随数字影像的产生,影像技术向着综合多元感知的方向发展,并日趋完善。

另一方面,数码产品的应人类扩展辅助记忆工具的热切需求而快速发展,使得MP3数码相机、手持DV成为寻常百姓的生活常备品;哪怕是普通的移动手持电话,也往往具备了摄、录等功能,表明了便捷信息的突破口不仅在于便捷通信,也在于便捷信息存取的理念。种种迹象表明,视频、音频等影像文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普及,这将对我们的记忆形式产生许多改变。

(一)多元记忆编码方式

在以纸媒为主要信息传播媒介的社会里,对记忆力优越的表现往往是“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主要指的是对语言、文字的复述与复诵,而此时的信息也是以语言文字作为编码的主要方式。以课堂教学为例,传统的教学方法,主要是指课堂上教师对教学内容进行讲授(语言),课下学生通过课文对所学内容进行温习(文字)。当影像技术步入课

堂,多媒体教学欢愉了学生的视听。原音播放、多媒体课件以及许多场景的视频动画模拟等,使得抽象思维与具象思维同时被调动,记忆所选择的输入信息,将有视、听、味、触、嗅等多种途径进行多元编码。

另外,数码产品的广泛使用,使得人们需要的信息不一定要成为存储于大脑中的编码形式,而是可以计算机编码方式,储存于各种便携的电子产品中——这种存储方式,类似于以文字为编码的书本语言;不同之处有三:一是编码方式与编码不尽相同;二是存储量有天壤之别;三是携带变得异常方便——“学富五车”的信息的转运,不再是“汗牛充栋”的体力活了。

(二)记忆的场景化与连贯性

在胶片诞生以前,人类记忆对由混沌初开直至当下存在的宏大时空叙事,多停留在轴的某个点上,用单纯文字的形式进行阐述与串联。这样的记忆,在我们的头脑中所形成的,大多只是一副或一组画面,缺少时间上的连贯性与空间上的立体感,可视偏重于平面化的记忆方式。

如果说,文字的使用为情境的描摹创造了条件,那么影像技术则为场景的再现提供了可能。唐·伊德教授曾在讲座中提及了奥茨冰人的案例^[3],并在书中附了其相片与复原图。同样,在我国湖南省博物馆的马王堆汉墓陈列展中,也通过影像技术对辛追夫人的遗体进行了扫描与构建(即人像复原技术),最终复原出了栩栩如生的辛追夫人像及其生活场景。以上的案例,表明了追溯与复原人类的历史记忆,影像技术功不可没;其实,在传递人类的异域记忆中,影像技术同样居功至伟。就2009年7月22日发生在北半球许多地区的日全食而言,全球瞩目,纵使那些生活在当地并不发生日食或者发生日偏食地区的人们,借助影像技术,也可几乎实时一睹贝利珠和钻石环的璀璨,对日全食有了场景化的记忆。

影像技术使用的意义,不仅着眼于一时一地的场景再现,更在于使历史叙事具有连贯的时空性。纪录片的拍摄,对人类记忆是整理,是保存,也是传承。不同于语言的传递、史书的书写或画卷的描绘,纪录片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对场景的还原与对事件流动性的把握。同样是一桩历史事件,纪录片可通过立体化的拍摄视角流畅地还原一段连贯的历史时期,使得本已沉寂的历史事件作为一种可交流的存在融入观众的记忆之中,而不再由第三方进行讲述;于是,此时的记忆便有了连贯性与立体感的呈现。

三 影像技术会不会改变人类记忆的本质?

随着计算机、电视与通信网络的发展,影像技术应用领域日趋宽阔,几乎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了无微不至的“关照”;同时,各类数码产品,既作为影像工具,又作为存储工具,的确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捷。

(一)便捷度的提升

由此所带来的直观表现是,似乎距离与时间产生了收缩,含有同类信息的影像文件被反复接收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此类信息被记住的概率也大大增加。这是影像技术在改变人类记忆形式之外另一处为人类记忆扩容的方面。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当视听结合为影像,用“事实”说话很多时候等同于用影像工具实时摄录的文件举证。不知不觉中,影像技术对人类的记忆有了甚为重要的担当,在信息的编码、储存与提取中,都可以扮演“主力军”的角色。正如敖德嘉^②所言,技术就是用来“省劲”的,影像技术释放了人脑的记忆空间。于是,“记忆”不再完全侧重于信息的存取,选择变得更为重要,对信息的统筹与规划成为人类记忆的另一核心问题。

换言之,当信息的记录具有了客观性与一致性时,如何选择角度与观点成为了人与人相区别的标志——因为,当人类记忆停留在语言、文字与绘画之时,这些媒介所表达的信息,其实更多地来自于少数个体的回忆,已然具备了他们的特定标示,信息从被大众选择的端始,便是非公平的。毕竟,人之于记忆的回溯,不同于搜索引擎的使用,小至个体的情绪与思考,大至人生观与价值观,皆体现在“记忆”调遣的过程中。当人类将信息存储的环节交付影像工具,所视听的客观性有了一定的提升。另一方面,影像技术的功用,好似工具的使用解放了人类的双手,影像技术对人类记忆空间所进行的释放,从一定意义上也给个体的意见与观点的客观表达留出了更充分的余裕。

(二)未改变的本质

然而,对于“影像技术究竟会不会改变人类记忆本质”这一问题,得到的回答却是否定的。虽然,确有明显的转变。其精妙的转向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进行观察。

实验内容是,对同一个人的两天日常生活分别进行影像记录与文字记录,然后将信息分析汇总。通过这个实验,我们会发现:用影像工具记录的一天,实验对象的举手投足、言谈喜怒等日常活动细节几乎没有遗漏,信息量远大于文字记录。但是,影像工具的记录缺陷在于,其侧重点是现象(或者说是日常活动的表象)本身,而实验对象的一回首一蹙眉中所包含的心理活动却令观者不解,乃至实验对象自己也极有可能回忆不起其中缘故。文字记录则恰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文字记录对日常活动的表象记录并不能算到位,比如,半小时的具体活动用“吃饭”、“打羽毛球”、“看书”等便可完全概括;但是此间另附的文字更具有个体性与主观性,对回忆实验对象当时的心理活动很有帮助,比如,“肚子不饿,菜的味道很特别”、“心情不错,运动场上的阳光令人惬意”等。

意”等。

由此可见,影像技术的出现及普及,在给我们的记忆得到便捷与欢愉的同时,并不能完全取代或改变传统的记忆方式,其与传统记忆方式的相辅相成,恰好印证了黑格尔对“前进—回溯”辩证运动的解释:“前进就是回溯到根据,回溯到原始的和真正的东西”^[4]。

四 小结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万里路”的场景通过影像技术的构建,随时可供我们观赏时,并不意味着“行”已不再重要。“驱山走海置眼前”,影像技术作为一种“准实在”,所记录与调节的更多是“表象”,经历与体验才是实践的内核;也只有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的记忆才会有不同于他人的个体性标记。“物有常形最耐看”,影像技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便捷方式,使我们在回忆时不再侧重于记忆中“形”的浮华,进而认真审视“形而上”的个体反思。影像技术对记忆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关系的正确性。

注释:

①唐·伊德(Don Ihde 1934-),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哲学系教授,当代著名技术哲学家和现象学家,《让事物“说话”》是其2004年访问北京大学时发表的有关后现象学和技术科学的系列讲座的演讲稿集。

②敖德嘉·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 1883-1955),20世纪西班牙著名的哲学家和散文作家,也是著名的学术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

[参考文献]

- [1] 曹继东.技术文化观的现象学解析[J].哲学动态,2009(4):78-83
- [2] [美]L.范福德.技术与人的本性[M]/《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 [3] [美]唐·伊德.让事物“说话”[M].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5
- [4] [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55-56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s of Image Technology on Our Memory

CHEN Ting

(Changsha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114 China)

Abstract The image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tools which assist our memory to the level of structuring and reproducing the scen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age technology and our memory, then points out the essence of memory is still not changed and practice is the only way which could guide our memory to get personality.

Key words image technology; memory; the scene reproduced; personality